

# 抗戰前後

冊 下

(名家短篇小說選)

新流書局印行

# 抗戰前後

八十家佳作集

下集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九月初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實 價

主 編 者

施 方 穆

出 版 者

新 流 書 店  
香港德輔道

分經售處

啟 明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二八號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 抗戰前後序

編者

新文學的興起，不過三十年左右的歷史，如果我們想在這短短時間中就看見足以媲美歐西或者彪炳千古的輝煌成績，那是一種奢望。然而拿三十年這一個謙遜的尺度去衡量，却又會覺得我們的收穫實在使我們可以無愧於古人，對同時代的世界人士覺得驕傲。無論詩歌，小說，戲劇，散文，我們都有着躍進的發展，不但在國內對舊文學取而代之，奠定了永久的鞏固的地位，而且在國外也受到廣泛的注意，使人知道新生的中國的面目。

這種發展一部分是由於工作者的努力，一部分則是由於我們所處的時代使然。從五四運動以來，我們一直生活在動亂裏面。從事文學工作的人們，他們的心理狀態是一種永恆的鬥爭。對封建思想和勢力的鬥爭，對軍閥的鬥爭，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對侵略的敵人的鬥爭。總而言之，永遠為爭取自由解放而鬥爭。他們未必衝鋒陷陣，他們的鬥志却不弱於前線的戰士。這種鬥爭的熱情，使他們勇於寫作，而廣泛的鬥爭的現實，則是他們最好的素材。

如果我們拿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作品瀏覽一下，不難看出一部民族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歷史。五四以後的初期作品，使我們看到青年們對於舊禮教的反抗，以及一部分因為在形式上獲得解放（白話文）以後的歡喜（如胡適詠鵲一類的詩歌）。然而這樣的時間並不長久。由於更新的思潮的湧進，作家們發現了更厲害的敵人，因而逐漸移轉目標，向前跨進了一步。這樣一直演進到北伐時代，記錄了這個時代的矛盾的「追求」、「動搖」和「幻滅」的三部曲，使新文學得到更廣更深的接受。因為這些作品的確燃燒着一時代人的熱情，連作者自己也在內。沒有這

種熱情，沒有一種文字能寫出好作品來。

從北伐以後到抗戰，新文學又邁進了一步。這以前我們的作品中洋溢着狂放的浪漫主義或者拘謹的寫實主義，甚至在矛盾的三部曲中，我們還檢點得出它們的痕跡。女主角孫舞陽便是一個略帶傳奇性的人物。自此以後，作家們逐漸走向更刻實的道路。刻實而又大膽，是擺脫了浪漫和寫實的一種新東西。它在美術上表現出來的便是木刻。在行動上表現出來的便是八年的艱苦的抗戰。一切浮華漂亮的裝飾品都拋棄了，留下的祇是一個滿臉生之皺痕而仍不失其堅實的面貌。中國在八年的抗戰中給人認識了這個面貌，在文學上當然也有記錄。

抗戰前後的作品，祇有抗戰前後這個時代才能產生。同時這樣的時代，也需要這樣的作品來記錄。抗戰前後的作品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它為人民大眾而寫，它屬於人民大眾，它具有中國人民大眾的品性。沒有浪漫，沒有拘謹，祇有刻實和一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永恆的熱情。抗戰前後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而且為血與汗與淚所滲透。記錄這些故事的作者，有些便是故事裏面的人物，至少他們都跳着同樣的脈搏，為同樣的熱情燃燒着。他們毫不誇張，他們甚至非常殘酷地記錄了這些故事。因為這是一個殘酷的戰爭。沒有殘酷我們斷乎不能將這個長期的艱苦的戰爭支持下來。

我們搜集這些作品的時候，彷彿撫摩着一塊巨大的里程碑。它使我們回顧，也叫我們前瞻。因為這裏面孕育着希望。

## 五十一 三個

文

玉方又拈一小塊黑色的棗泥，攪在左手裏的捏成盃子似的麵團中心，把它捏攏來，用一根尺來長的圓滑木棍「桿」成一塊餅，擺在旁邊第三行第十塊餅之旁的時候，忍不住又張開嘴打一個呵欠。立刻覺得頸子俯得很酸痛，他便把駝下的腰背伸直起來，右手捏做拳頭捶捶後頸，把頸骨捶得痛了，這才好像輕鬆一些。他於是兩眼悶悶地看着對面的華光。華光是隔着面前這一張五尺寬一丈長的白木案棹打橫坐着的，正和玉方面對面；他也沉默地閉住嘴，兩手不斷地在案上動作着，捏弄着麵團——他的手旁邊已擺了三行餅子。他的背正逼着樓窗的五尺見方的窗框，窗上緣還掛有一張蜘蛛網，光線就從這窗框射入他的頭一動一動，就使得光線一閃一閃，好像房外吱吱拖得長的蟬聲都在隨着閃動，他的額角於是流汗，但他仍然沉默地兩手動作着。玉方皺皺眉頭，就把臉掉向右手方的案棹頭，看了坐在那兒的光頭阿元一眼。阿元也沉悶地閉住嘴，仍然拿着刻有「棗泥」兩字的木戳，向案棹上裝紅的小盤裏蘸着紅印在一個個的餅子上。他老是感覺到眼皮很重，像掛了兩塊鉛似的老在往下垂，於是眼前一個個的餅子都忽然變成雙的。自己的手也是雙的，手上拿的木戳也是雙的，隨即就甚麼都沒有了。眼前忽然呈現出一盞趕工時的玻罩煤油燈，燈火光黃黃地一跳一跳。但他立刻驚覺這是昨晚熬夜趕工時留的印象，知道自己已快入夢了，於是趕快把自己從這樣的夢境拉回，努力睜大眼睛，這才又看見面前的餅子，就又拿起木戳印上紅字去。他的臉子現得和屋子裏的顏色一樣灰黃。玉方又對着這灰黃的臉子皺皺眉頭，於是立刻又抓起一小塊麵團捏弄起來了。眼光一碰着蹲在案棹當中那一大團灰黃發光冬瓜那麼大的麵團，呼吸都立刻窒塞起來。沒有風，蟬聲更大聲地叫起來了；哎——哎吱——眼前的一切就更加顯得灰黃，氣悶，玉方於是立刻覺得額角在濕漉漉地流下幾條汗水，自己就像坐在蒸籠裏似的，他便用袖子擦了額角，長長地噓一口氣。但他立刻兩眼發光了，因為他忽然看見光頭阿元

那麼坐得端端地睡着了，兩眼半閉着，嘴巴半張開，拿着木戳的手攔在紅盤子上。他的頭慢慢地慢慢地向前送，那攔在盤上的手也跟着慢慢地向前送。玉方忍不住嘻開嘴笑了，很當心地伸一個指頭到紅盤子去，想抹在他臉上。但他剛剛站起，街上的一種聲音忽然把他吸住了，他立刻豎起耳朵。街就在他背後的那一方，距他坐的地方有五六丈遠便是臨街的象棋盤似的方格的小窗，窗上的紙污黑而破爛，被戳着許多眼孔，街上的聲音就從那兒傳了進來。他直直地站在案旁，偏着臉把耳朵緊緊對着那臨街的紙窗，仔細聽，仔細聽，終於辨清楚了那漸漸響近來的確是軍號聲，漸漸，聲音更大更尖，是馬號的聲音。

「大——達大達低——大——達底低達——大——達大達底低達低大達大達——……」

「嚇，過軍隊！」玉方很高興地說着，便向臨街方格紙窗走去，把眼睛貼近那粘有黑塵的窗眼上。

阿元被那號音和玉方的脚音驚得一抖，醒轉來了，張大一對眼，圈慌張地左看右看。

華光立刻抬起臉來喊道：

「喂，玉方，別攔了！你看還有這許多麵團啦！」

玉方掉過臉來給他擺擺手，擠擠眼睛，又掉過臉去貼在窗眼上。

「喂，玉方，看老板來呵！他來就總說我！」華光又皺着眉頭喊道，立刻他忽然聽見老板在樓下天井旁向誰說話的聲音，

他便把臉掉向背後的窗框，向着窗外樓下的天井邊一看，見老板正向梯子走來，他便趕快掉回臉來喊道：

「喂，老板來了！」

阿元已聽見樓梯響，趕快拿起「棗泥」木戳，一面就要向餅子上印字，一面趕快說道：

「喂，玉方，真的來了！」

玉方剛剛轉身，圓胖臉的老板已在樓口出現了。他一看見玉方，便把臉沉下來，眨着一對眼睛把玉方看得順下眼睛，埋着頭，從臨街的窗邊就一直把他瞪回案棹邊，才發話道：

「哼，在看甚麼！過軍隊，有甚麼場？」他一面憤憤地說着，一面就逼近玉方的背後。「事情不好好的做，你看你吃午飯以後才做這二十幾塊，我不早給你們說過麼，今天非趕出四百個不行，人家明天就要拿去的，你看，你這做的甚麼？」他伸手在那二十幾塊餅子中拿出一個壓扁了的餅子來。「這成甚麼樣子呀！年青人做事就這樣馬虎虎，哪，重做過！」他手一揚就拋到玉方面前去，玉方氣得把嘴嘟起來，懶懶地拿起那扁餅。老板又在棗泥盤子裏拈出一塊棗泥來了：「你看，你們弄的棗泥心子這樣大，這生意像這樣做法，恐怕只有關門了，哪，把它們分小一點——你，華光！」

華光驚了一下，望了站在玉方背後的圓胖臉老板一眼，覺得老板那瞪得圓圓的眼珠很可怕，趕快就順下眼睛，看着自己手上的麵團。

「你，華光」老板不斷地說道。「你是他們的師哥！你應該催着他們做，哪，看你才做一二三四五……」他伸出一根指頭指點着案棹上的餅。「……二十九，三十，這半天也才做三十個不行，像這樣做不行！」

華光於是把兩手的動作加快起來了，臉沉着，做出這也並不難的神氣。手拿着棍子——「桿」，又是一塊餅子。

玉方老覺得背上揹了一個人，像要被壓倒似的沉重，頭頂上感到老板那一股股熱熱的帶有蔥味的鼻氣。他也一面加快着手上動作，一面肚子裏罵道：

「媽的，還不走還不走！」

阿元只是兩眼呆呆地望着自己手上捏的木戳，蘸着紅，一個又一個的印在餅子上。但眼皮仍然像鉛似的重，老要向下垂；他於是伸手來揉揉眼睛，竭力地睜大着。

老板這才走動起來了，右手搖着一把蒲扇，玉方如釋重負地深深透一口氣，把臉掉過去一看，却就和老板的眼光碰着，於是又只得趕快掉回來。老板瞪着一對眼睛站一站，終於從鼻孔「哼」一聲，又才慢慢地走起來。他就在玉方的背後走着，走過去，站一站；又走過來，站一站；又走過去。每一經過背後，玉方就感到毛骨悚然一下，他於是嘟起嘴看了華光一眼，肚子裏

却說着：「媽的，你看他！」

華光向他瞪一下眼睛，伸手指指面前的麵團，輕聲地說道：

「快點吧！」

老板又慢慢地走了過去。

阿元的頭忽然彎下，彎下，點上掉上了，玉方一看見，忍不住嗤的笑一聲，華光趕快就瞪玉方一眼。

「甚麼？」老板忽然掉過胖臉來了，站在玉方的背後。玉方和華光又趕快埋着頭，加快了手的動作。阿元嚇得臉流汗水，不敢拿手去揩，直把木戳一個又一個的印着餅子。

「阿元！你看你那睡不醒的樣子！昨天晚上雖然熬夜，但你今上午……」老板忽然把下面的話縮住了，因為他記起前天阿元請假回家去了，回店來的時候，送來一塊臘肉。於是他就轉身，開始下樓梯。三個人都同時感到一種輕鬆，都深深地透一口氣，一面肚裏說着：「媽的，我道你不走呢！」一面都同時把臉向樓梯口旋風似掉過去。老板已經只現了半身，但立刻又轉身走上來了，全身都現了出來；大家又趕快把臉掉回去，俯着，加快着手上的動作。

「玉方！老板喊道。

玉方趕快掉過臉來，斜簽着身子。

「你家爹，說是把你的口食錢給我送來，到現在還不送來？」

玉方立刻很惶愧遲疑了一下才從喉管底裏答道：

「不曉得。」

「哼，不曉得！聽說他今天進城來了，有人在賭場碰見他！你給我找找來……」

玉方臉上裝着一種不高興的神氣，肚子裏却暗暗喜歡，馬上放下手上這討厭的麵團，就站起來。

「哦哦，不。」老板忽然喊道。「我不是叫你現在去，我是說叫你把貨趕起來再找罷。」

玉方立刻又嘟着嘴坐回去。

老板終於轉身，走下去了。

大家這回才真正地深深透一口悶氣，立刻又才很清楚地聽見房後不斷的蟬聲，好像那蟬聲把房間裏都特別叫明亮了起來。

三個人互相看了看，都不期然而然地透一口氣，說道：

「唉！」

玉方用袖子揩了臉上的汗水，便馬上站起來，跑到阿元背後的一個茶几旁，拿起茶壺來含着嘴子喝茶。他看見那茶几上有一根白色的燈草，他便拈起來攔在阿元的後腦勺上。

「你又這樣！」華光帶一種責備眼光看着玉方。

玉方便向他擠擠眼睛走回來，一面抓起一小塊麵團，一面唱起來了：

「哪個的頭上有根草，猴子摸跳蚤！」

華光也笑了，和玉方一同懷着一種需要發洩的心情，準備看看這光頭的阿元會怎樣狂怒的跳起來。

阿元攔下木戳在紅盤子裏，伸手就在後腦勺上準確地拈下那條燈草來，笑道：

「我曉得的。你剛才在我背後喝茶的時候，我就曉得你在幹甚麼把戲。」他說完，就把燈草丟下地，依然又拿起木戳，埋下他的頭去。

但玉方和華光終於也哈哈笑了。可是立刻就覺得沒有甚麼可笑的，各人又注意手上的工作。一種可怕的沉默又籠罩了全房間，籠罩了每個人的心。加重這沉默的是從房後送進來的那吱——吱吱吱——的蟬聲。

道：

華光看看自己旁邊擺了三行的餅，又看看蹲在案棹當中的一大團灰黃的麵團，忍不住就張開嘴打一個呵欠，一面說

「唉，天氣真長，不知道又是多少時候了！這半天才做他媽的三十幾四百塊，够趕呢！」他於是伸一個懶腰，便向背後方窗口轉過頭去，向着樓下的天井邊一看，只見那塊斜方的黃閃閃的陽光，好像一方透明的金黃布似的，貼在靠天井邊的壁腳，好像天天都貼在那兒似的。「唉，悶人的天氣呵！」

「阿元！阿元！」老板的洪亮聲音忽然在樓下響起來了。

阿元應聲着，立刻放下木戳。玉方和華光立刻又射出羨慕的眼光望着他。

「阿元，來一下！」

「來啦！」

玉方就在經過他旁邊的阿元屁股上捶了一拳：

「媽的，又是你去快活！」

阿元也捶他背上一拳，說道：

「嘻嘻，你去哇！」

「媽的，老板總不叫我哇！又是去幫老板娘賣東西的罷！」

阿元沒回答，立刻就下梯子。他知道自己背上一定又是死盯着兩隻眼睛，那種帶着忌妒的眼睛。他嘆一口氣，就一直走下。

李大師忽然從那邊樓上，臉脹紅着，雙手抱着一大團冬瓜似的麵團走過來。

「嚇，又來啦！」他喊着，便把麵團拋在案棹上，砰的一聲。

玉方恨恨地就給那麵團一掬，打得麵團凹進一個坑。

「怎麼又來啦！我們這裏還有這樣多！」

「別吼。」李大師舉起一隻手掌一攔，立刻伸出一根指頭指指樓下。「老板說過，今天還要趕夜工！」又指指對面那間樓房。「那邊還有這麼一大團沒拿過來呢！」他把嘴使勁一撮，頭就搖一個圓，走回對面的那他們也在那兒工作的樓房去。

玉方和華光對望着，苦笑了一下。

「老板今天既然又要趕工，幹嗎老是把阿元喊下去！」玉方憤憤的說，把「桿」好的一塊餅放在旁邊。華光也一面「桿」着餅，一面憤憤地說道：

「人家那天送一塊臘肉呀！所以——」

「所以阿元就快活了！」玉方把手上的一塊正要摺好的餅憤憤地打在案棹上，拍的一聲。於是他就立刻想像着那閃爍着黃黃的陽光的街，街上憧憧的來往的人影，光着頭的阿元就在這陽光下的人叢中走去。而且這人叢中還有那尖下巴絡額鬍子的爹，這時候一定是在賭場上的人堆中擠着，皺兩道濃眉，兩眼不瞬地盯着牌寶。玉方於是張開嘴嘆一口氣，就把那塊「桿」好，放在旁邊。他看華光一眼，華光已沒先前那麼快的動作，也在懶懶地捏弄着麵團，兩眼的眼皮垂下着，好像要瞌睡似的。他看看華光背的窗框，窗框被天井邊的陽光反射上來的黃光映得灰黃黃地，掛在窗上緣的蜘蛛網仍然絲絲明亮靜靜地張着。蟬聲是悶人地不斷送來，叫得眼前的一切灰黃都更加灰黃。於是一種可怕的沈默又襲在他心上了。很悶氣。那黑黃黃的屋頂就像要壓下來似的，很想打甚麼，或者吼甚麼。他舉起兩手來就大聲地暢快打一個呵欠，嘴巴張得大大的。隨即他就一面捏着麵團一面唱起來了；華光骨碌着一對眼珠看着他。

「月兒彎彎照樓台，

打個呵嚕瞌睡來，

噫睡虫鬧上床來，

噯哟，噯哟，

噫睡虫鬧上床來，

噯哟，噯哟……」

華光很有味地看着他，嘴巴帶笑地張了開來，手都停止了工作。玉方於是越唱越忘情了。聲音漸漸高了起來：

「叫你不嫖你要嫖，

把個——」

「在唱甚麼！」老板忽然在樓下大聲地吼起來了。

兩個都嚇得對伸出紅舌頭，好久都縮不回。接着就聽見老板走到天井裏的聲音。華光以為他上梯子來了，掉過臉去一看，却就和站在天井邊的老板的眼光碰着。他呆了似的，不知道馬上把頭縮回來的好，還是不忙縮回來的好。

老板仰着他脹紅的圓胖臉，圓睜着一對眼珠，伸出一手指着窗口吼道：

「哼，你們！」他看見了華光的臉。「哼，華光你也這麼大了，比他們誰都大！你倒領頭唱起小曲子來了！哼，我這是規規矩矩的店子，又不是妓院！哼，唱唱唱，打盞仗！」他指着吼着，雙腳跳了起來。「你們這些進城學生意的，好的沒有學着，倒學着這些怪名堂！」

華光趕快縮回頭來，臉發青，瞪着一對眼珠看着玉方，輕輕地埋怨道：

「看嘛唱，唱得好！干我屁事，倒說是我！我說不唱不唱你總要唱！」

玉方苦笑一下，說道：

「好好，對不住，對不住。」

「華光！」老板還在下面吼道。「你當心，下回再給你說！」  
華光憤憤地掠過半面臉去說道：

「又不是我！」

天井裏已沒有了聲音。

「媽的，你告！」玉方忽然憤怒了，鄙夷地看了華光一眼。「你去告哇！你告了，老板頂多罵我一頓，但是你——」  
「怎麼？」華光憤憤地瞪着兩眼看着他。

玉方只是報以鄙夷的一眼，立刻又埋着頭捏起麵團來。

於是又是沉默，沉默得只聽見各人很粗的呼吸聲。

阿元走上梯子來了，臉晒得紅紅的，汗水珠數不清地在額上鼻尖上冒了出來，身上穿的一短汗衣，也給汗水浸濕成一片。他一到樓口，便喘着氣說道：

「哎呀，好疲倦！媽的，我道叫我甚麼事是叫我去同一個伙子抬轎！媽的好熱！」他用袖子揩着額上的汗水珠。「那東西重得要命。」他張開口就打一個呵欠。「一連抬他媽幾趟。」他說到這裏，忽然詫異得張開嘴巴了，詫異地看着面前這忽然菩薩似的不說話的兩個。他看看華光的臉，又看看玉方的臉。但他自己覺得兩腿很酸，全身很疲倦，很想躺下來。於是不再說甚麼，就坐在自己的坐位上，靠着背後的茶几，搥着一把破芭蕉扇，長長地噓一口氣。

好一會兒，大概又做了六七塊餅的工夫。

玉方漸漸覺得大家這麼殫着，很悶氣起來了。「剛才的唱，當然是我的不對，我怎麼怪他呢？」他這麼不安地想，就抬起臉來，希望和華光的眼光碰着順便笑一笑，大家又可以仍然談起話來，衝破這悶人的沉默。但一看，華光却仍然埋着頭，兩手動作得更快起來了。他再看看，華光仍然埋着頭。他想：「媽的，尤甚麼神氣呀！老搭着師哥架子！」他就憤憤的把臉掉開，但

他立刻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因為他看見坐在案頭的阿元靠着背後的茶几就睡着了，兩眼半閉住，嘴巴大張開，額上鼻尖上珠子似的釘着幾十粒汗水，手上還捏着破芭蕉扇。

「媽的，舒服啦！」玉方埋怨地說道。「還有這許多麵團呢！」他忽然伸兩個指頭到紅盤子裏去了，蘸了紅起來。

「喂，你又這樣！」華光趕快說道。

玉方不看他，就在阿元張開嘴的上面畫上一個紅八字鬚。阿元立刻眼不睜開地從鼻孔「唔唔」了一聲，臉轉動了一下，同時舉起破芭蕉扇來在嘴邊搖一搖，但立刻又停住。

「嚇，你真是！」華光又說道。

玉方偏不看他，隨即又在阿元的鼻尖上抹了一塊紅。阿元又眼不睜開地從鼻孔「唔唔」起來了，臉轉動了一下，把破芭蕉扇搖一搖，同時把手背揉揉鼻尖，立刻鼻尖的一塊紅和嘴上的八字鬚都給揉成一片糊，這才給了大家一個很開心的暢笑。玉方得趕快伸手遮着嘴，華光笑得前仰後合，兩手按着自己的肚皮。

忽然老板又在樓下喊起來了。

玉方和華光都呆了一下。

「阿元！阿元！」

「來啦！」阿元從夢中就答應出來，立刻張大一對眼睛呆呆地望了望面前的兩個人。但立刻他就知道又是老板在喊了，便趕快偏偏倒倒地離開坐位，向樓下跑去。玉方這才好像忽然驚醒了，兩眼發直，趕快起身追到樓口喊道：

「阿元！阿元！」

阿元已經在天井邊了，仰起那紅鼻子紅嘴巴的臉說道：

「等一息，我就來的。」邊說就邊轉身走。

「喂喂，你的——」玉方搶着說。

阿元已跌跌撞撞地出去了。玉方立刻全身都緊了起來，背脊上的汗毛都根根倒豎。

「看嘛，我叫你別弄別弄！」華光也皺着眉頭埋怨地說道。

玉方的心都捏緊起來了。但立刻就聽見老板樓下吼道。

「阿元！你這在幹甚麼的！」

「甚麼？」是阿元的聲音。

「哼，甚麼？你拿鏡子自己照照看！你這在發瘋啦！跳神啦！」接着就是一個巴掌聲——拍！

玉方簡直發昏了。他兩手抓住樓門口的門框，不知道怎麼是好。接着樓下又是「拍」的一聲。

「看嘛，老板一問，你又要拖累我的！」華光埋怨地說道。

玉方好像感到受了侮辱似的，不看他，咬着牙就一直下梯子去。他一面想：「這算甚麼？累了我，我去承擔了就是！」他

剛剛走到天井邊的門口邊的時候，他忽然一楞地停住脚步了。因為他忽然看見櫃房外正站着四五個街鄰人在那兒哄笑着。看着老板和阿元。他所有的勇氣一下子又消失了。他猶豫着：「是出去的好呢？還是不出去的好？」

「你說呀！」老板瞪着一對眼珠向阿元喝道。「你臉上這些紅是怎麼來的呢？噫？好玩麼？你不想想這些紅是要錢買的麼？拿了我這些錢買來的東西來尋開心！」這捏起拳頭來凸出中指就在阿元的光頭上鑿幾個栗鑿。

阿元哭喪着臉，咬住牙，兩手捧着自己的頭，躲着栗鑿只是向後退。

「你臉上這些紅，是那個給你弄上的？是你……你想變鬼了麼？」老板又逼進一步喝道。

阿元兩眼滾動着淚水，殭了。「是玉方呢，還是華光？」他着急地想。「不行，說了他不是更糟麼？是會問出我的睡覺來的！」

「你傻了！怎麼不說話！」

玉方又猶豫起來了，他站在門框後邊，全身都出了汗：「不行，我得出去承認！」但他剛剛一動，却看見阿元的嘴唇顫顫地說起來了。

「那是我自己抹上的，因為印紅的時候，紅塗滿我一手。」

玉方於是立刻又退回了，感到一陣輕鬆，但也感到一陣內疚，非常高興而又非常痛苦地望着阿元那直直的身體。不知道自己應該對他怎樣才好。

「哼，自己抹上的！」老板喝道。「去，去洗乾淨來，我再給你說！」

阿元剛剛一走進門，玉方便一把將他的手拉住，趕快伸手就去摸他頭上打紅了的地方。

（作家第一卷第一期。）

## 五十二 募捐

碧野

一望無盡的長街安詳地躺在朝霧裏，冷風從街兩旁的屋頂上一陣陣的往下傾掃，稀疏的人影遠遠地蠕動着。一陣風來，又把黃沙飛騰起來，遮蒙了視線。天空像被寒氣凝凍得青紫，街旁矮樹的葉落得快完了，有些秃枝在寒風中搖曳着。

慧走在前面，她是自告奮勇的把乾糧袋斜掛在身上，我們的捐冊和幾個充飢的饅頭都放在那乾糧袋裏。她算是我們這個小隊裏的隊長，我和老熊並着肩默默地跟着走，去這嚴寒而靜寂的長街上，我們像是一個不可惱測的幽靈。當我們拐過街心的警察崗亭的時候，那個蜷縮着頸子的警察，把頸子伸了伸，把疑惑的眼光投在我們的身上。

這是南城的一個市集，市街的兩邊擺滿了浮攤，賣蔬菜的，賣小食的，還有剛從鄉下趕來做買賣的雞蛋擔和鵝蛋擔，浮蕩着嘈雜的叫賣聲和論價聲。密密的人羣從市街兩旁像潮水般的蕩了過去，又從行人較稀的市街中心魚貫地溜了回來。我和老熊隨着慧走到一家小店門前去，慧把蓋了全市學生募捐團的大紅印的捐冊從乾糧袋裏取了出來，我把我衣袋裏的募捐宣傳單也掏了出來：

「多捐一大枚，多打死一個敵人！」

「……掌櫃的，××兵在打我們的綏遠了……我們的中國兵冰天雪地裏保護着我們的國土……要曉得我們失掉了綏遠，我們就再不能在這北京城裏做買賣了……」

慧把話停了停，望望站在櫃台前的店老板，只見一道驚惶的神色掠過了店老板的臉孔，忽地圍在店門前的買客中的一個發出沙啞的聲音：

「我們的綏遠失掉了麼？」